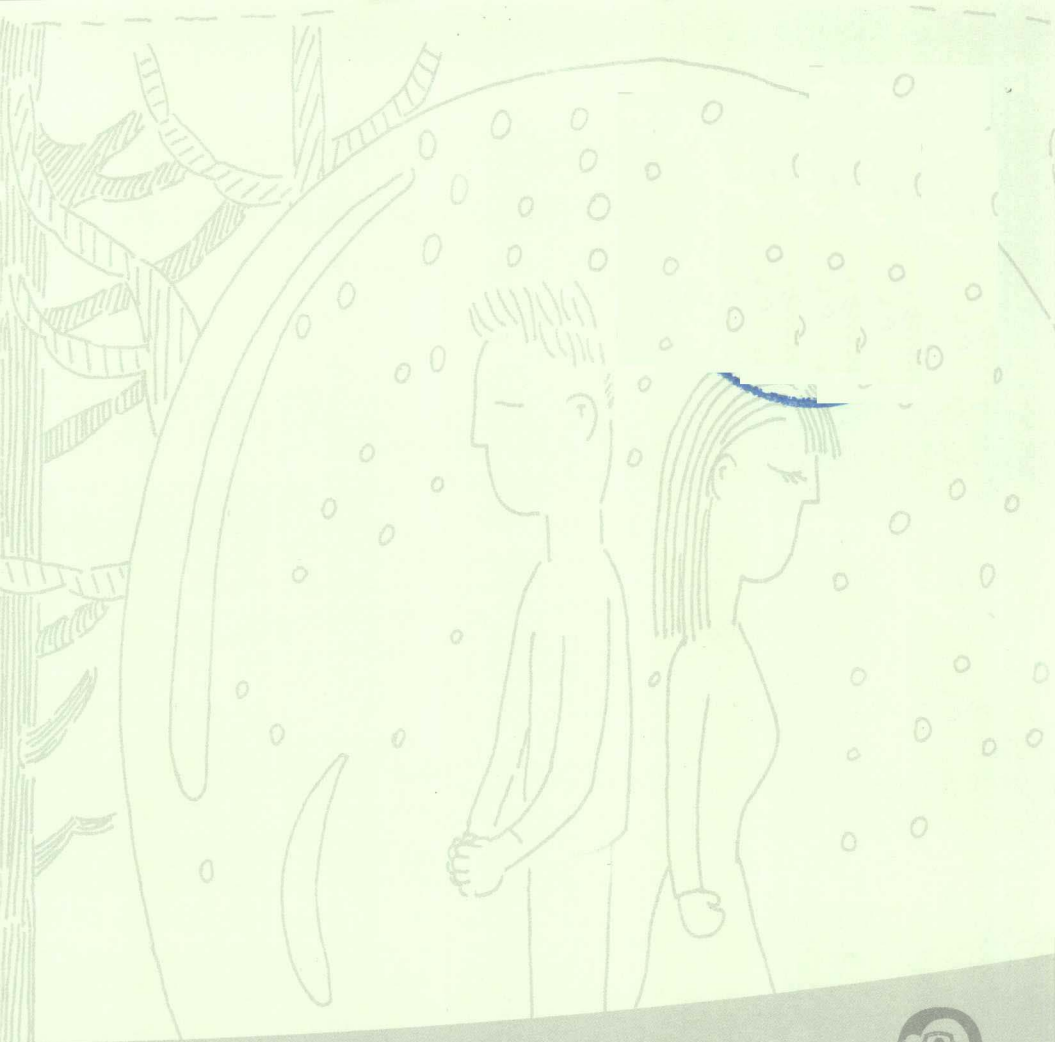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夜



群众原创版

群众出版社

1247.5
WS1.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·色/王松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8.9
ISBN 978-7-5014-4243-0

I. 夜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5169 号

夜·色

著 者: 王 松
责任编辑: 张 蓉
封面设计: 章 雪
插 图: 王 琦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信 箱: qzs@qzcbbs.com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 251 千字
印 张: 10.125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4243-0/I·1744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定 价: 26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

0

这个故事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讲给我的。

他叫刘春。我在第一眼看到他时，绝没有想到他只是这座城市里的一个普通打工者，更没想到他是来自北方的一个小县城。他皮肤白皙，神情有些忧郁，鼻梁上架一副深色的宽边眼镜。这种款式的眼镜在今天已有些过时，镜框是塑料的，玻璃镜片很大，这就将他的脸型衬得越发瘦削，看上去有几分文弱。他说话是浓重的北方口音，而且很慢，每一个字都咬得很准，我在心里猜测，他应该具有相当的文化程度。果不其然，他告诉我，他确实读过大学，不过是那种带有高职性质的大专，而且只读了一年，后来就没再读下去。我听了有些奇怪，在今天考大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即使是高等职业专科学校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读到的，可他为什么读得好好的却突然辍学了呢？他显



群众原创版·夜色

然看出我在想什么，但似乎不愿过多地谈这件事，于是只淡淡地告诉我，他辍学的原因很复杂，不过主要还是因为父亲突然病逝，家里失去了生活来源，然后，他就将话题扯开了。他向我保证，他讲述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一丝一毫也没有虚构。

你相信吗？他这样问我。

我点点头，说当然相信。

谢谢你。他说。

我问他谢什么。

他说谢谢你的信任。

那么……从哪儿讲起呢？

他想一下说，就在那个早晨讲起吧……





那是不久前的一个早晨。刘春说。

在那个早晨，他坐在一辆徐徐向前开着的汽车上。这种车行驶起来自然是稳得不能再稳。车厢里空荡荡的，几乎感觉不到它在移动，就像是一只船静静地漂浮在街上。车厢里不时地亮一下，又亮一下，这是驶过宽阔的十字路口。刘春坐在车窗跟前，掏出一把一把的纸钱向外面的空中抛撒出去。纸钱是用薄薄的白纸剪的，很圆，中间有方孔，像旧时的铜币。刘春不知道这种纸钱在另一个世界是否真能流通，也许这只是人们的一种愿望。但他还是宁愿相信这愿望是真实的。车窗外面积落着白花花的阳光，似乎在地上厚厚地堆积起来，看上去很松软，像一团一团耀眼的泡沫。纸钱飘落到上面，如同花瓣一样散开，立刻被阳光融化了，有的随着一阵微风滚出很远，后面竟然真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追赶。这是民间的一种习俗。人们坚





信，在这种有车辆来往的繁忙路口往往会聚集着一些孤魂野鬼，它们无处可去，又无事可做，就在这里徘徊游荡，每当有拉运尸体的殡葬车从这里经过便会蜂拥而上，拦截新的鬼魂寻衅滋事或纠缠不放。因此，车上送行的人经过这里时总要抛撒一些纸钱，意思是趁这些鬼魂去争抢纸钱的空隙让殡葬车顺利通过。按惯例，抛撒这种纸钱应该是死者亲人的事情，也就是说，只有死者的亲人才能出这笔买路的钱。但骆红的跟前没有亲人。这时，她只是孤零零地躺在这口冰冷的金属棺内，身边只有刘春。

刘春看着车窗外面纷纷扬扬飘在半空的纸钱。那些纸钱和阳光搅在一起，似乎摩擦出轻微的沙沙声。突然，汽车不知轧在了一个什么东西上，车身剧烈一摇，金属棺也随之晃动了一下。刘春连忙伸手将它扶住。在装运尸体时，刘春没让殡葬工将这只金属棺装进下面的车舱，而是特意放到车厢里，似乎只有这样，他才可以离她近一些。这时，刘春想着躺在棺内的骆红。就在刚才，在他为她擦净身体，换上她平时最爱穿的那身淡蓝色的秋装，外面套上鹅黄的薄薄长衣时，他突然发现，她脸上的表情竟然是那样的安详和平静，苍白中似乎还有一丝浅浅的红晕没有退尽。有一刻他甚至怀疑，她是不是还没有死？但他已经感觉到了，她身上的体温正在渐渐远去，两边尖而上翘的嘴角也已经松弛地垂下来。

刘春终于确信，骆红是死了，她真的是死了。

这时，刘春用手抚摸着这口冰冷的金属棺，心里突然萌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。这念头就像一块酵母在他的头脑中迅速膨胀，很快就将他完全控制住了。他想，如果他这时拨一下骆红的手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这个想法显然有些荒唐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然可想而知，关机，或不在服务区内。骆红现在所去的那个地方当然不会在手机的服务区内，无论“移动”还是“联通”，就是信号功率再强大也无法到达。



那是不久前的一个早晨。

但刘春还是想尝试一下。这个想法很快就变成一种强烈的欲望，让他无法克制了。

于是，刘春就掏出手机，试着拨通了骆红的号码。

听筒里先是沉默片刻，接着，竟然嘟的一声接通了，然后就传来一阵悠扬的彩铃声。刘春听得很清楚，是那首风靡一时的《流淌的夜色》。

夜色流淌

月光迷茫

夜色流淌

微风轻唱

夜色流淌

寻寻觅觅

夜色流淌

何处家乡

家乡的夜色啊

……

彩铃的声音很真实，似乎还带着一些回响，歌手的声音略带沙哑，是那种紧弹慢唱的节奏。刘春大感意外。他的呼吸立刻急促起来，心也随着这彩铃的旋律不停地怦怦乱跳。他突然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预感，似乎要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了。果然，彩铃声响了一阵戛然而止，接着，电话里停顿了一下，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喂，请问……哪位？

刘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正是骆红平时接电话的习惯。

他竭力让自己镇定一下，然后问，你……是谁？



电话里的声音沉了一下，反问，你想找谁？

你……究竟是谁？

你拨通我的电话，反倒问我是谁吗？

好……好吧。

刘春喘出一口气，终于妥协了。

他说，我要……要找……骆红。

我就是。

你就是？！

对，我是。

你说……你是骆红？！

刘春简直无法相信。她是骆红！电话里的这个女人竟然说她是骆红！刘春只觉浑身一紧，手里的电话险些掉到地上。他迅速朝面前的这口银灰色的金属棺看了一眼。他甚至还能听到，骆红已经僵硬的身体正在里面与棺壁碰出咚咚的声响。他竭力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一些，然后又小心地问了一句，你说……你是骆红？

当然，有什么不对吗？

你……你怎么可能是骆红呢？

奇怪，我为什么不能是骆红？

可是……可是……

刘春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了。

这时，对方反问，你是谁？

刘春说，你听一听我是谁。

刘春故意没有说出自己是谁。他想，如果对方真的是骆红，应该立刻就能听出自己的声音。对方果然有些犹豫了。她在电话里迟疑了一阵说，对不起，我……真的听不出来。但刘春已经听出来，电话里分明就

是骆红的声音。骆红的声音很有特点，说话时尾音向下，似乎总有些疲惫，因此即使在众多的声音里，刘春也一下就能分辨出来。此时，骆红似乎离得很遥远，电话里甚至有一些空旷的回音，仿佛这声音真的是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
刘春的心里酸楚了一下，试探地问，你现在……在哪儿？

对方沉默片刻，好像急着要挂电话了。

她问，你……究竟还有什么事情？

刘春连忙说，你……先别挂电话。

对方好像轻轻叹息了一声。

刘春又说，我……就想听……

电话里没了声音，信号已经中断了。

刘春拿着手机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。

刘春对我说，他曾经与无数的死人打过交道，也听到别的殡葬工说起过很多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，但是他从不相信。人死如灯灭，他坚信这句无可奈何的话千真万确。但是，他这时看着面前的这口金属棺，再想一想刚才电话里的声音，却又觉得实在无法解释。

他想，难道自己真把电话打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吗？





刘春给我讲述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有些奇异。但我相信，他说的应该是真实的，并没有故弄玄虚。他告诉我，他在那个早晨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。骆红在那个世界真的还能接听他的电话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又为什么不和他多说几句话呢？他相信，骆红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对他说出来。那天早晨，在他和她分手的最后一刻，他从她的眼神里已经看出来。那是一种凄哀的眼神，却又有些冷硬，与它对视的一瞬似乎深不见底。

车厢里有一股淡淡的若有若无的芳香气味。这种气味很奇怪，似乎不太自然，因此闻上去就有些可疑。这是一种防腐剂的的气味，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抗氧化剂。刘春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一次送骆红上路竟然又是用的这辆考斯特牌殡葬车。他对这辆车很熟悉，它的车牌号是“1414”，曾经有一个死者家属把它读成是“已死已死”，



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事情。这两年，刘春已经跟着这辆考斯特牌殡葬车拉运过很多尸体，这些尸体的身份各不相同，有高有低，有贵有贱，有贫有富，有尊有卑，他甚至还曾拉过一具据说身家超过十几亿的尸体，但最终的目的地却都是同一个，东朗山火化场，然后随着伴奏的哀乐被推去火化车间，装进喷油焚尸炉，最后化成一缕深棕色的浓烟，被风一吹而散。

刘春还记得，当初送骆红的父亲去火化场时好像用的也是这辆车。

那是刘春第一次见到骆红。当时刘春已在云河医院看守太平间，但刚刚接触殡葬业务。严格地讲，看守太平间和殡葬服务是有着很大区别的，看太平间只是一种值守工作，每当有死者的遗体送来，只要为死者家属登一下记，办理一下存放手续就可以了。但殡葬业却是一系列具体的服务性工作，包括为死者整理遗容，办理火化手续，定好殡葬车以及一系列火化过程中的细节问题等。当然，火化就是火化场的事了，但火化前的所有事情一般都要在殡葬服务处这里办理。云河医院是这座城市里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医院，每天来这里就诊的患者很多，就诊患者多自然死去的患者也就多，因此民政局就将殡葬服务处的一个业务办事机构也设在这里，为的是向死者家属提供方便。刘春起初只是为云河医院看守太平间，后来殡葬服务处这边业务太忙，实在缺乏人手，就叫他过来帮着做一些事情，渐渐地有一半时间也就承担起这边的工作。当然，尽管这样累一些，而且要处理各种各样的死者，但刘春还是很愿意，一来可以多学一些这方面的专业技能，二来也能增加一点收入。从事殡葬业在普通人看来似乎很难接受，总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，况且人都是好端端地活着，谁又愿意整天去跟死人打交道呢？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。殡葬这一行待遇都是很好的，哪怕是一个年轻人每月的收入也相当可观，所以要想正式进入殡葬业也绝非易事。当然，像刘春这样一边看太平间一边给人

家帮忙的临时打工者，收入就微不足道了。

此外还有一点，只有做了这一行的人才会真正体味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最轻松也最令人踏实的工作就是这种职业了。虽然这里的工作也是跟人打交道，却比活人少一口气。但是，只差这一口气就省去了很多麻烦。你不必担心对他们说的哪句话是否得体，做的哪件事对方是否满意，更不用担心哪个服务对象将来有一天会去什么地方投诉你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刘春在做事时反而更加谨慎小心。他曾经在工作中出过一次很小的差错，那是在一年的春节前夕。从事殡葬业的人都知道一个奇怪的规律，每年的春节前都是一个死亡高峰，尤其是老人和危重病人，似乎都想赶在这个时候去另一个世界过年。当时由于死者太多，刘春连续忙了一天一夜，最后临下班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。也就在这时，他又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年死者。据说这是一个中学教师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送他遗体过来的只是他当年的几个学生。这些学生都是从外地赶来的，还要急着回去，他们为老师办好所有的火化手续，最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将一条暗红色的丝巾交给刘春，说这是老师年轻时，他的女朋友送给他的，后来他们由于其他原因没有走到一起，于是老师就再也没有结婚。这个女孩对刘春说，老师一直将这条丝巾珍藏在身边，这些年从没有舍得戴过，现在他们还要急着回去，不能送老师去火化场了，所以拜托刘春在将老师的遗体送去火化时，一定把这条丝巾给他围在脖子上。当时刘春也有些感动，一个人一辈子能守着这样一份感情真是不容易的事情，于是他接过丝巾让他们放心，说他一定会想着这件事。但是，那两天他实在太忙了，也太累了，结果一下就忘记了，直到第二天上午将死者遗体送去火化场回来的路上，才突然想起这件事。这时再想补救显然已经来不及。于是，刘春只好将这条丝巾带回来。尽管他在那天晚上，



特意找了一个很大的路口为那个中学老师将丝巾烧掉了，并特意为他烧了一些纸钱，但后来他每当想起这件事心里就还是感到一些歉疚。因此从那以后，他工作时也就更加小心。





刘春对我讲这些事时，我已经注意到，他有些残疾。他的一条腿似乎做过断肢再植手术，明显比另一条腿要短一些。他的脸上，在眼镜的后面还有一条浅浅的疤痕。这是一条很长的伤疤，几乎从左眼角到右嘴角斜着贯通下来，看上去就像一条很长的水蛭。刘春发现我正注意地看着他，就笑了笑告诉我，他当初刚来这座城市时并不是这个样子。他说，他那时不仅年轻，身体也很健壮。他曾经在一家专门生产自行车的港资企业工作，而且是一个技术很全面的工人。他说到这里从鼻孔发出嗤地一声，好像不想再提这个话题。

他告诉我，其实夜里看太平间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东西，如果没有尸体送来，反而更加自由自在。他可以听一听半导体收音机，现在的广播电台彻夜都有节目，治疗性病和各种难言之隐的医药广告，还有名目繁多的深夜悄悄话栏目，大概都是为